

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的跨文化写作

王 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由于索尔·贝娄的犹太身份和美国生活的双重背景使得他的作品兼具浓郁的犹太性和美国味。在他6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犹太性逐渐减少,而美国味逐渐增强。对索尔·贝娄三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中主人公进行分析,探索他写作中的犹太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表现了贝娄的跨文化写作特性和世界作家的地位。

关键词: 索尔·贝娄; 美国文化; 犹太文化; 跨文化写作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71(2011)03-0125-04

索尔·贝娄是当代美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他90年的人生中,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因为贝娄的犹太文化背景和美国生活经验,无论他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和美国身份如何认定,他的作品中都潜移默化地存在着犹太性元素和美国化元素,他的作品主人公们都反映了犹太人在犹太传统与美国社会的碰撞中寻找着价值认同。贝娄的作品因此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人公的犹太意识浓厚,主要体现了犹太文化中的孤独、异化、受难、救赎等思想,如《晃来晃去的人》、《受害者》;第二阶段处于转折时期,犹太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冲突和整合都很明显,如《只争朝夕》、《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汉德森》;第三阶段犹太意识淡薄,主要描写美国文化中的犹太知识分子的困惑,如《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礼物》和《拉维尔斯坦》。

一、犹太文化的传承者

《晃来晃去的人》是索尔贝娄的第一部小说,记述了主人公约瑟夫等待应征入伍去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长过程。在等待中,他不再是平民,也不是军人,成了悬挂起来的人——不仅悬挂在军队和平民之间,更主要的是他悬挂在行

动的物质世界和理念的精神世界之间。他变得越来越内省,越来越孤独。最后经过反复思考和体验,约瑟夫决定尽早结束这种等待状态。于是,他跑到征兵局申请尽早参军并被批准,终于结束了悬挂状态。小说一开始就交代了约瑟夫的孤独处境,他自己也承认:“我这个人是不合群的,跟谁都搞不到一块,就像悬在空中。”^{[1]26}在孤独的同时,他变得迟钝和倦怠,对他而言,生活成了可恶的负担。贝娄安排约瑟夫两次与自己的“替身精灵”对话。第一次与“替身精灵”的对话中,约瑟夫试图通过理智来接受世界,而不是被世界所孤立或者自我孤立。“人人奢谈异化,这是傻瓜的口实”;“如果你宣称你异化了,说你摒弃了好莱坞的迷梦、肥皂剧、廉价的恐怖小说,那又怎样呢?”^{[1]10}在第二次与“替身精灵”的对话中,约瑟夫冷静地分析了战争和自己困守房间的情形。他说:“我不能要求避免战争,我必须冒险求生,就像我以前抵御了童年的种种疾病,重重危险,件件事,才设法变成了现在的约瑟夫。”^{[1]137}约瑟夫表达的意思是,人必须接受生活,接受世界,并在世界上“设法活下去。”^{[1]112}

《受害者》是贝娄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有反击美国反犹主义的倾向,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主人公利文撒尔是纽约一名犹太人,在一家商业杂志做编辑。他去帮弟媳照看生

收稿日期:2011-04-20

基金项目:哈尔滨工业大学“英美加少数民族裔英语文学研究”(HIT-HSS-2009008)

作者简介:王眺(1978-),女,湖北荆门人,讲师,从事英语语言与文学研究。
Copyright © 2011 China Academic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病的孩子 突然一个叫阿尔比的人跳出来说 利文撒尔害他失去了工作。虽然这事跟利文撒尔没多大关系 但作为犹太人 深层的负罪感使他以为自己的确要承担一些责任 因此对阿尔比一再忍让。阿尔比却一发不可收 得寸进尺地纠缠利文撒尔,最后打开煤气杀死了自己和利文撒尔。

这两部早期作品所塑造的犹太主人公,他们传承了犹太文化,而与美国文化格格不入。孤独和异化是这一时期贝娄小说的主要主题,也是犹太人在美国生存的现状。“晃来晃去的人”不只是约瑟夫,更是整个美国社会的大多数现代人。贝娄在小说中不回避异化和绝望的状态,他更要通过描写这种状态来“展现人的伟大之处”^[2]。由于犹太民族一直没有自己的国家,客居他乡,所以犹太人几千年来都带有孤独、异化、流浪的性格特征。他们笃信的《圣经·旧约》又强调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他们生来就是受苦受难、救赎人类的民族。所以犹太人一直具有忍让、赎罪的品性。这两部作品是贝娄对犹太人在美国生活的客观写照。

二、跨文化中的挣扎者

贝娄中期(50年代)的作品已经表现出对美国文化的适应和接受。

《奥吉·马奇历险记》就是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小说。奥吉是芝加哥的一个贫穷的犹太儿子,但他却在小说开篇时说“我是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很小时父亲遗弃了他们兄弟三个,母亲性格懦弱。周围的人都想按自己的意愿控制他。奥吉挣脱了重重束缚,不得不悲叹“当心!啊,你这容易受骗的没用的傻瓜,你只是那些无足轻重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只不过是粒撒在磁场周围的铁屑,被磁力线吸引着,一切都已受法律所左右,吃饭睡觉,受雇解职,支来差去,全已俯首听命,惟命是从。那为什么还要寻找失去更多的自由呢?那股巨大的阻力威胁着要戳穿你的肋骨,擦破你的脸,折断你的牙齿,你为什么还不逃之夭夭,反而要趋之若鹜呢?”^[3]奥吉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一直在追寻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思考应如何生活。这部小说旨在阐述自我本质和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这一美国当代小说

的重要主题,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评论家马尔科姆称《只争朝夕》为贝娄“最平衡的作品”^[4]之一,约翰·克莱顿认为它是“贝娄的最精致的小说”^[5]。故事讲述了主人公汤米·威尔赫姆物理时间里一天的生活。汤米·威尔赫姆44岁,生于犹太家庭,与妻子分居,两个孩子由妻子照顾。他和父亲住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上的格老瑞安纳旅馆里。汤米感到与同住的老人们格格不入^[6]。汤米在工作上也屡屡失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倒霉鬼”形象。贝娄为汤米安排了三位“现实导师”:父亲艾德勒医生、特莫金医生和妻子玛格丽特。这些人加速了汤米的崩溃,也促成了他的新生。

小说描写了威尔赫姆的“这一天”(“The Day”)是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的。因为“这一天”隐喻的是犹太教中的“赎罪日”。威尔赫姆虽然不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但他以自己的方式祷告,他在这一天象征性地完成了一些赎罪日的仪式。

《雨王汉德森》的主人公尤金·汉德森是贝娄作品中唯一不属于犹太人的主角。他是个五十多岁的百万富翁,因为不满足于富裕的物质生活,离开家园到遥远的非洲去寻找精神出路和生活意义。他在非洲经历了一系列疯狂行动之后,领悟到生活的真谛是对人类有所贡献,于是回美国学医,以便治病救人。贝娄描写的是一个非犹太人,但是他却精准地表现了汉德森在犹太教中的原型人物形象。这说明贝娄已经不需要形式上的信仰犹太教,犹太文化和当代美国文化已经在汉德森亦或贝娄身上悄然融合为一体。

从声称自己是“美国人”的奥吉,到毫不虔诚的犹太人汤米,再到真正的美国人汉德森,从主人公的身份变化,我们已能捕捉到作者贝娄对美国文化的逐步接受。

三、美国文化的困惑者

在贝娄的后期作品中展现了美国人的乱性、拜金和冷漠等人道主义沦丧。《赫索格》是贝娄最优秀的作品。主人公摩西·赫索格是大学历史学教授,他妻子跟他最好的朋友私通,将他赶出家门,使他失去了地位、财产和女儿。他成了一个孤独的流浪者,于是他开始写信给形形色色

的人,通过信来表述自己的人生思考。主人公摩西·赫索格是《旧约·出埃及记》中摩西的现代戏仿^[7]。《出埃及记》中的摩西带着饱受折磨的犹太人,战胜困难,终于来到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地,而现代摩西则是通过自己的苦难经历,引导自己走出内心世界的受难,寻找自我的精神家园。赫索格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期待,用宽恕和爱心拥抱整个世界。贝娄将主人公的遭遇和追求与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相整合,将犹太民族的文化难题与20世纪西方世界的普遍困境相整合,因而小说超出了狭隘的民族性,即单纯的犹太性,形成了以人性为基础的现代性和世界性。

同时期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揭露了当代社会的精神堕落和人道主义危机。赛姆勒先生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是受过英国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对理性和人道具有诚挚的信念。二战时他辗转来到了美国,可是在他眼里,美国已惊人地堕落,物质主义横行,精神极度贫乏,道德价值混乱,充斥着无法理喻的疯狂。格鲁纳的儿子华莱士在父亲病危之际攫取父亲藏匿的金钱,不惜拆毁家中顶楼的水管造成住宅一片汪洋;女儿安吉拉是性开放的代表,穿着暴露,为寻求刺激进行性交换,她追求一种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公共汽车上,黑人扒手肆无忌惮地扒窃,而警察不闻不问;赛姆勒被扒手跟踪,受到屈辱。赛姆勒对这片乐土表达了深深的失望。赛姆勒在战争中已对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感到幻灭,如今又看到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他心中充满了悲悯,深感这个星球上的生活已经被疯狂和混乱毒化得难以忍受。

《洪堡的礼物》主要以贝娄的师友德尔莫·施瓦茨和约翰·贝利曼为原型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两代作家的命运,揭示了物质世界对精神生活的压迫和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出生于犹太移民家庭的洪堡,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滑稽歌谣》而一举成名。他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期望用柏拉图的美来改造实用主义的美国社会。但他很快失败了。他又追求政治,追求学术地位,都以失败告终。他把一次次的打击发泄到妻子身上,妻子很快也离开了他。最后他贫困潦倒,精神失常,死于一家下等客栈中。另一主要人物西特林是俄国犹太人的儿子,出生于美

国中西部。洪堡成名后,他去追随这位大诗人。后来在洪堡的提携下,一跃成为著名作家。西特林拥有了金钱、名气、地位和女人。而这时洪堡已经穷困潦倒,由于妒忌使他诋毁西特林,两人反目成仇。在得知洪堡去世后,西特林深受刺激,自己的生活也越来越不如意,最后流落到西班牙。作品通过西特林揭示了人们在商业社会中成功以后,灵魂却没有皈依。无论是老一代的作家洪堡,还是新一代作家西特林,不管两人是逃避还是迎合商业社会,他们最终的结局都是被社会无情地抛弃。

贝娄最后一部小说《拉维尔斯坦》的主人公拉维尔斯坦和齐克都是犹太人,小说前半部分叙述了拉维尔斯坦(以贝娄好友艾伦·布鲁姆为原型)与病魔抗争直至病逝的历程;后半部分描写了齐克(贝娄本人原型)意外食用含有强烈毒素的海鱼后徘徊于死亡边缘的体验、感受和思考。文中两位老人拉维尔斯坦和好友齐克的交谈、回忆、独白、联想、欲望、感觉、梦魇、甚至是死亡体验,表达了对爱情、友情和亲情的思考和对生命、死亡、人生和社会本质的探究^[8]。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6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而他俩“属于幸存者”^{[9]167}。他们都熟悉犹太人的历史,“为什么这个世纪——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表述它——同意承担如此多的毁灭?思考这些事实时,我们全都变得软弱无力”^{[9]163}。在书中贝娄多次描写绿色鸚鵡,这些鸚鵡既是作者对现实中异化了的犹太人的具体形象的描述,又是小说中齐克对拉维尔斯坦去世后灵魂永生的“庄周化蝶”式思念。这里贝娄还把中国文化元素用到了写作中。

这四部作品代表了贝娄的创作高峰,从1964年的《赫索格》到2004年的《拉维尔斯坦》,贝娄逐渐走向成熟。他用自己所熟知的犹太人为主人公,以自己所生活的美国社会为大背景,描写出了犹太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中的困惑,他们无论怎么做,都以失去家园甚至死亡来结束精神上的受难,实现最终的救赎。

四、双重文化的魅力

代社会不断使他们美国化,赋予他们美国人的特点。他们的作品具有美国文学的共性,这也是他们能够被美国文学界接受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生活在犹太人聚集区,多少继承了共同的传统和信仰——即使他们不再严格遵从犹太法典的道德教规,也至少在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生存。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这种得天独厚的双重文化背景,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10]。

由点及面,贝娄对犹太性的写作历程也映射了 20 世纪美国犹太作家们写作的历程。虽然在长期的共存中,两种文化出现了同化现象,但当代美国犹太作家在其作品中处处考察和关注着他们笔下人物的行为是否符合犹太人的宗教习俗,大到宗教仪式,小到举手投足,无所不包^[11]。

总而言之,美国犹太小说家的主人公的犹太身份的演变有其相应的文化根源,尤其是贝娄的作品中的这种变化无疑来自于贝娄的犹太经验和美国经验。贝娄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从小受到犹太文化的熏陶和浸润。与此同时,他 9 岁来到美国,自幼受到了美国文化的熏陶和严格的西方教育。美国文化也是他写作中的重要内容。对贝娄而言,犹太文化根深蒂固,美国文化又历历在目。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犹太人和美国人的双重身份使贝娄在对人和人性的理解上能突破种族局限,使他意识到具有共性的人和人性才是值得探讨的永恒话题。这也是贝娄在跨文化写作过程中总结出的写作经验,即对与本民族文化(犹太文化)有差异或冲突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美国文化)有充分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包容的态度予以接受与适应。只有这样才能被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

纵观贝娄的所有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贝娄刚开始只是一个犹太作家,其后他既是犹太作家又是美国作家,最后阶段他才是一个有着犹太(文化)遗产的美国作家。正因为贝娄的作品是世界性的,他所关注的是所有人类的精神追求,所以 1976 年索尔·贝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被认为“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作家。

参考文献:

- [1] [美]索尔·贝娄. 晃来晃去的人[M]. 蒲隆,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2] 祝平. 索尔·贝娄《晃来晃去的人》的“亲社会”伦理观照[J]. 外国语文,2009,(3):36.
- [3] 宋兆霖. 索尔·贝娄全集:第1卷,第2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33-434.
- [4] BRADBURY, MALCOLM. Saul Bellow [M].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2: 54.
- [5] CLAYTON, JOHN JACOB. Saul Bellow: In Defense of Man [M]. Bloomington;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15-17.
- [6] [美]索尔·贝娄. 只争朝夕[M]. 王誉公,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4.
- [7] 彭涛. 从《赫索格》看索尔·贝娄的犹太意识[J]. 外语与翻译,2006,(3):67.
- [8] 胡碧媛. 密西根湖畔的守望者——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评介[J]. 当代外国文学,2005,(3):165-166.
- [9] BELLOW, SAUL. Ravelstein [M]. New York: Viking, 2000.
- [10] 虞建华. 美国犹太文学的“犹太性”及其代表价值[J]. 外国语,1990,(3):20.
- [11] 乔国强. 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解读[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1):25.

American Jewish Writer Saul Bellow's Intercultural Writing

WANG Ti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Saul Bellow's Jewish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American life experience, his novels strongly carry these two cultures. In his 60 years writing life, his Jewishness is decreasing while his American treat is increasing. This paper is going to discuss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Jewish cultures and American cultures in Bellow's works of three periods through all the heroes, admit his intercultural writing and also acknowledge his reputation as a world writer.

Key words: Saul Bellow; American cultures; Jewish cultures; intercultural writing